

中国 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徐骞
著

漏落生死

每一个灵魂都渴望永恒的摇篮
但却无法阻止日益膨胀的肉体

徐骞长篇小说作品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漏落生死

徐骞长篇小说作品

徐骞◎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漏落生死 / 徐骞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7.4

(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

ISBN 978-7-5047-6390-7

I. ①漏…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3622 号

策划编辑 张彩霞 责任编辑 张彩霞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孙丽丽 张莹莹 责任发行 张红燕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52227588 转 2048/2028(发行部)010-52227588 转 307(总编室)
010-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047-6390-7/I·0248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2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9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前 言

深圳，一个在寻找与迷失中成长的城市。循着梦想的轨迹，遥望着彼岸的美景，来到这里的人们开启了一次注定是疼痛且迷茫的旅行——谢慕，年幼被继父强奸、生母得了“倒错”的精神疾病，她的一生，注定要拖着疲惫的身躯，背负着“荆棘”流血前行。单鸿途的出现，给她带来的是希望，还是更加沉重的负担，无从得知。因为单鸿途自己也纠缠在为实现“财富”梦想的李海梅与“糟糠之妻”周敏之间，他的肉体早已在“欲望”的驱使下背弃了“生的誓言”，直到他遇到谢慕的那一天。李海梅，一个叱咤商海的女强人，光鲜、坚强的表面掩饰不住对“爱”的渴望，当得知“癌症”侵入身体的那一刻，她才发现，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与沉重。“爱”可以救赎灵魂，无论爱曾经以怎样残忍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人们内心深处都不会放弃对爱的寻找。陆少军在生的面前脆弱地失去了自己所有的爱，当他遇到吴天这个同样受爱折磨的灵魂时，爱便勇敢地冲破了世人给它的所有定义，爱护、疼爱、友爱、慈爱、关爱……只是爱，就如此简单，心疼着这个带伤的灵魂。一切就这样迎刃解脱在漏落的灵魂深处。爱，最痛却最真。

注：漏落，即烦恼，佛教用语。佛教讲三漏（三种烦恼）：欲漏、有漏、无明漏。生死为诸漏之果。“漏落生死”，即人世间各种烦恼触动人的命运转折起伏。

爱了，晚了

来了，散了

懂了，累了

笑了，倦了

目 录

引 子	1
-----------	---

男人篇

寂寞，是种病	5
--------------	---

女人篇

生命，是种痛	35
--------------	----

灵魂篇

灵魂，你愿意和我隔界相对吗	63
---------------------	----

现实篇

没有人可以不承载过去	123
------------------	-----

解脱篇

烦恼即菩提	165
-------------	-----

引子

三个月前，单鸿途抚弄着谢慕的指尖，低着头信誓旦旦地说：“这一次，我一定回来，一定回来。”

话的尾音还在尘埃中做着最后的浮荡，不知道为什么，谢慕的指尖忽然间痉挛了一下，心也莫名地惊了一下，或许这就是女人独有的直觉。

三个月里，她每天都在等，等他的电话，等他的短信，等他的时间，等他能给予她的所有消息。这些消息就好像是他的脚步，每得到一个，他就又近了一步。虽然他一如既往地报着一切顺利平安，但她的心里总是想起那天指尖的莫名痉挛。每次想起，她又强行地告诫自己，多心而已。

那一日，单鸿途带着母亲坐上了去往深圳的高铁，相聚的日子，终于用一只手的指头就可以计算出来。她反而开始不安，心口慌慌地发疼。

“没事的，单鸿途手上有我在庙里求来的红线。”谢慕这样安慰着自己。

那天，她把自己的命都许在那条红线上。单鸿途却说，没事，自己是打不死的小强。自从他们相爱，不是打破了很多她心中的芥蒂吗？那些她自认为命运在她心头上的诅咒，早就被这个顽强的男人给破解了。但是她还是不放心，求了一根红绳，默默地在佛祖面前说：“如果有任何不幸，请把我的生命给这个男人。”默默地念了三遍，紧闭的双眼里溢满了眼泪，在俯首下拜时她悄悄地用手把眼泪抹去。抬起头，还扬着

笑脸。

“我都记住了，小强哥，你是世界上最最顽强的人。”然后死死地把那根红绳系在了单鸿途的手腕上。

7月28日，单鸿途昏迷五天后，第一次清醒。他的手紧紧地攥着冰冷的被角，在梦里，那是谢慕冰冷的手指，淡淡地散发着松香水的味道。他的记忆停留在高铁车厢里，有人高声喊“撞——车——了！”然后，他的脑袋撞上了什么东西，一阵剧烈的疼痛之后，再有知觉就是现在了。

他清醒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谢慕打电话报平安。无数次地拨打，电话里说的都是永恒不变的一句话：“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询后再拨。”

他用手机翻查谢慕的微博，最后一条留在7月22日。

“如果说每个人都是天上的一顆星星，那我是什么？我，不会发光，不会移动，并且残缺不全，默默地在暗夜里永世独行。而这一切，刚好造成你我相识最劣质的借口。不那么完美，不那么夸张，甚至不可置信，却刚刚好。”

他问了所有的人，包括一直守候在他身边的母亲。有没有人来看过他，答案也都是出奇的一致——没有。但是他明明记得，他昏迷期间的的确确闻到了松香水的味道，一股特殊的、清冷的，一直残留在谢慕指尖上的，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味道。

他不相信她没有来过。他了解她，她一定是第一时间跑来，第一时间心疼地为他落了泪，只是她小心地没让任何人看到。因为她总是那样小心地把所有感情都紧紧地收起来，深深地藏在心底，如果那些感情是一种幸福，她就会不停地告诉自己：“不配得到任何幸福。”如果那些感情是一种伤害，她就反复用这些伤害折磨自己。

他想起那条还系在他手腕上的红线。那天，虽然她一直扬着笑脸，眼圈上却残留着淡淡的红晕……他自责，他后悔，他为什么不在她来的时候忽然间醒来，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这样就不会失去她了。

男人篇

寂寞，是种病

1

谢慕在单鸿途的生命中消失以后，对于单鸿途而言，他本不想再回到这个城市。他担心回去了没有办法面对，但是不回去，他的灵魂又好像总被什么东西牵引着，他忽然想起自己曾经抚弄着谢慕的指尖说的那句话：“这一次，我一定回来，一定回来。”

“就算完成自己的承诺，我也必须再回去一趟。”

11月的深圳，气候非常宜人。在北方，这个时节是有可能下雪的，但是在这里，太阳变得暖暖的，随意搭一件长袖的卫衣即可，即便是在正午，空气中仍旧残留着秋的味道，让人走在街上情不自禁地想慢下脚步。

命运中总是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巧合，单鸿途再一次选择在11月回到深圳。他第一次和谢慕相识也是11月，也是这样一个爽朗、刮着微风的下午。他从车上下来，正准备往大芬村里走，却先闻到一股不知道从哪儿飘来的磨制咖啡豆的香味，夹杂在空气里，苦涩中有一种让人沉醉而迷恋的诱惑。这也正是谢慕给他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这一天的一切，都仿佛还在那一天。单鸿途的心里忽然激起一股强烈的预感，谢慕一定和以前一样，在画室里等他，等他回来。他加紧了脚步，几个拐弯之后，他又远远地停住了。

一个女孩，穿着深紫色的绣花长裙，搭着一条水墨黑的披肩，长长的头发一直到腰，在门旁背阴的地方画画。谢慕也常坐在那里。她说坐在那里，可以听到楼上一个画国画人家养的八哥说话，上午主人在家的时候，它都说一些“早上好、你好、新年快乐”这类的吉祥话。下午主人不在家，对楼的人经常教它骂人，四川话、湖南话、西北话、东北话，基本遍布整个中国。它倒也非常聪明，一学就会，有一次主人中午回来吃饭，它正在那里骂得欢，结果被狠狠地训了一顿，还一天不给它饭吃。它又马上学乖了，能清晰地分辨出主人回家开门和关门走人的声音。尤其每次骂到最后就会有一连串的“靠靠靠……”，分不清是它在那里继续骂人，还是楼下一个修补鞋的老头的咳嗽。

谢慕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临摹，有这样的声音陪伴着，不仅不孤独，反而时不时地还会令她发笑。

单鸿途曾经说她骨子里有一种野性的压抑，要不她怎么偏偏喜欢听这鸟骂人。

她也只是反复地说，她只是感觉那只鸟说的南腔北调有意思，却也不曾否认过单鸿途给她的评价。

“野性的压抑”，谢慕也曾仔细地，在一个人的时候玩味过这个词，虽然和她娴静甜美的外表放在一起很不搭调，但是她却真的感觉到自己压在心里的东西有多沉重，多难以负担。她也不确信自己如果有一天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把所有都爆发出来会成什么样，或许她一辈子都不可能这样做。但，就因为这个词，她却默默地在心里把单鸿途定义为知己。她的所有逃避也正是因为“知己”这两个字。

单鸿途已经确定门口的那个女孩不是谢慕，因为谢慕喜欢穿白颜色的长裙，头发的样式永远是一成不变的麻花辫，耳角处有一块半个手掌大的胎记，一直连到脖子上。她从来不用任何丝巾或是装饰物遮挡，她说那是她生下就带来的烙印，它和她已经相守了28个年头。

“店里还有其他人吗？”

紫色长裙的女人停下手里的画笔，转过身看了看单鸿途，“你

找人？”

单鸿途从手机里翻出他和谢慕唯一的一张照片，指给紫色长裙的女人看。

“啊！我认得，我就是从她手里盘的这个店铺。”

“你知道她现在人在哪里吗？”

“不知道。”

单鸿途往店里面走，紫色长裙的女人刚要起身，“我随便看看。”单鸿途说。

女人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继续画画。

2

画室里原本就不曾怎么装修，此刻也只不过是画换掉了，人也换掉了。在画室后门的门梁，单鸿途注意到三个红色碗大的铃铛，有两个半被一幅新画好的油画给遮挡住了，只露出来半个。那是单鸿途在贵州的一家小店里买给谢慕的礼物，他知道谢慕喜欢铃铛，但是却不知道她为什么喜欢铃铛，他和谢慕从相识到熟识也是因为谢慕无名指上带着的一个红色带铃铛的指环。

“那个铃铛可以卖给我吗？”

“哪个铃铛？”紫色长裙的女人笑吟吟地走了过来。

单鸿途用手指着画室后门上方的三个红色铃铛。

“你姓单？”

“你怎么知道？”

“卖我画室的女孩特意嘱咐我，如果有一个姓单的来找她，就把这个铃铛交给他。你看我糊涂的，你要是不说，我都忘记了。”

紫色长裙的女人搬过来一个木质的小板凳踩上去，摘铃铛。这木质的凳子也是单鸿途曾经买给谢慕的。她每次把画往墙上挂都要踩一个凳

子，之前是一个塑料制的，他每次看到谢慕站在塑料的凳子上就担心她哪天会跌下来，终于忍不住那份担心，在家具城里找了一把他认为最牢靠的板凳给她。她还笑他多此一举，这些年她就从来没从凳子上跌下来过。但是心里却暖暖地多了一份安稳。

单鸿途从女人手里接过铃铛的时候，注意到绑着三个铃铛的绳子上系着一个红色带小铃铛的指环。

这不是谢慕的那个指环吗？！

他把它套在自己的无名指上，正好卡在手指中间的骨节上。他更确信，这个指环就是曾经戴在谢慕手上的那一只。他明白，这次她是真的离开了他。

单鸿途想起自己第一次来大芬村，是为李海梅在香蜜湖新装修的别墅客厅买一幅油画。那天他虽然是找借口出来给李海梅采购油画，但实际上多少有一些和李海梅赌气的成分，想远远地离开她独自透口气。

下午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他明明应该去参加的，公布一些新的人事调动，但是对于单鸿途而言，参加和不参加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李海梅根本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默认她的决定都是对的，都是站在他们利益最大的高度，都是为了他们的共同目标，他就应该义无反顾地遵守并为之奋斗。在女人的世界里，很多事情，一旦被某一个程式合理化以后，男人就仿佛成了生产线上的机器，只能按照拟定好的方式去运作，不能发牢骚，不能有抱怨，更不能表现出反抗。

他已经被一个生活程式绑架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中国最早实行计划生育的那一代，他的父母只生了他一个孩子，结果父母下岗以后没有社保，他从老家出来打工之前结了婚。按母亲的说法，有个女人，心再野都是放出去的风筝。这一刻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要不是周敏，他这个儿子不知道要对父母有多少内疚。所以每次往家里寄钱，他都特意去商场买两件衣服，一些他认为女人喜欢的首饰，即便他从来不知道周敏的穿衣尺码，周敏也从来不曾电话里提起他买的衣服。

从结婚至今，他一直欠周敏一枚戒指。结婚当天是母亲用自己的金

耳坠给周敏打了一枚戒指，他甚至不曾亲手给她戴上。戒指，这个东西在他的心里有多少分量，他不清楚。可以很重，也可以很轻，但必须在爱情的名义之下。

这些年，独自在外生活的他，把很多人生价值、道德理念、尊严，甚至自由都放弃了，心里只剩下一个字——钱。有钱就有了一切，有钱别人就会给你尊严，有钱你就有资格在大庭广众之下宣讲你的价值观和道德理念，尽管有一些在自己的生活里都已经面目全非。但你有钱，钱就是成功的符号，钱就是一个人所有价值的标准。

他忽然想起前些天，他作为一个成功人士被邀请到一个商业论坛。他高高地站在讲台上，宣讲那些理想抱负、那些豪言壮志、那些伟大的未来设想。他的胸膛里曾有那么一刻，为这一切升起了一股热腾腾的力量。他甚至肯定地认为，很多年以前，自己真的有过一腔这样的热情。只是现在……他的嘴角正泛起一丝轻蔑的微笑。

坐在咖啡厅里，刚打出来的摩卡正向上泛着热气。一股股浓烈的咖啡味和巧克力掺杂着牛奶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向上蒸腾着，他慵懒地把整个身体陷在咖啡厅的软沙发里，眼神似有似无地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

11月，深圳是最好的气候了。他想起了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曾穿着那件不知被多少个人穿过的学士服，走遍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但这种回忆就像翻看老旧照片，泛着黄旧和发霉的味道，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眼前一闪而逝。然后他想起了自己姨家的一个表姐，他上初中的时候，她上高中，叫什么名字已经模糊得想不起来了，只清晰地记得她有一对很大的乳房，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她有一条很深的事业线。想到这儿，单鸿途不禁笑出了声音。那，算是他的第一次性萌动吗？现在想想，只是觉得除了无比好笑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忽然，他又悲伤起来，他现在拥有什么？除了钱。

一阵空虚，像从地缝里蹿上来的阴风，直直地刺进骨头，不是冷，是痛。他赶紧起身拿起还在蒸腾着热气的咖啡，大口大口地喝下去，身子才微微地感觉到舒服一些。

重新把身子塞进沙发里，那阵阴风好像还缠绕着不肯离去，索性拿着衣服起身离开。

走出咖啡厅，他舒展了一下身体，这样一个自由的下午，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他可不想自己破坏这一切。

3

记得谢慕说过，这一世她不想再结下任何缘分，最好能把前世的也都还掉，这样就不用再有来世。

这话不禁让人联想她和单鸿途前世到底是什么，恋人，仇人，还是陌路……

单鸿途本是一个不相信鬼神，更不相信什么前世、来生、报应的人。如果他相信这些，不用说什么飞来横祸，只单单自己内心就已经折磨他死上成千上万回了。在他的概念里，这些信前世来生的人，心里多少都积压着某种抱怨和不满，付出了没有得到或者是遭受了命运的不公平待遇，今生怨怨不平，祈求这一世忍了来世再报。他就活这一世，想实现的一切都要在这一世里实现，说他不择手段也好，说他卑鄙下流也好，反正他有的你没有，不管你是背地里骂当面虚伪，还是面对面地不屑。他有钱，就是拥有一切。

这样算来，谢慕和单鸿途本应该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可那天他们两个偏偏遇上了。

单鸿途很得意这个下午自己的逃脱，也算是他对李海梅的一次反抗，李海梅至今没有打过一个电话，没有发过一条短信，或许他也正在和单鸿途博弈。

单鸿途随着自己的心性，在大芬村里走走停停随意地逛着。他走进街角一家大概只有十二平方米的小店，门口坐着一个穿白色长裙的女孩，长长的麻花辫一直到腰，斜斜地落在身体的一侧。

“你这里可以定制油画吗？”

女孩灵巧地从塑料板凳上站了起来，很爽快地回答：“可以啊！你想要多大尺寸，谁的画？”

“我只是先问一下价格，多大尺寸，谁的画都还没想好。”

“准备做什么用呢？送人，还是自用？”

这，本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想想也没什么。但，对于单鸿途却很尴尬，说送人，也可以这样说，毕竟是作为乔迁之礼送给李海梅；而李海梅那个房子又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他现在和李海梅是共处一室的关系。尴尬在他的脸上一闪而逝。

就是这一瞬间不小心的尴尬，却触动了谢慕个性中的过于敏感。“先生一定喜欢原创的画吧？”她寻找了一个新的话题。

在此之前，单鸿途倒是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画，谢慕这样一说，他也就忽然间讨厌起了临摹复制的作品。或许是因为那些临摹和复制都被框在一个固定的套路里，让他此刻的心感觉到束缚。

“恩，原创的好一些吧。”他也不是很肯定自己脑袋里刚刚形成的这个关于欣赏画作的新概念，模糊地回答了一句。

“我这刚好有两幅，要不您先看一下？”

“也好。”他有意无意地扫视着屋里墙上的其他油画。

“这些都是你画的？”

“有些是，有些不是……”

谢慕转身把刚才坐的塑料板凳搬过来，踩在脚底下，去翻找。单鸿途的视线不自觉地在这个纤细的背影上流连着，麻花辫一侧的耳角处一个巴掌大的胎记映入他的眼帘。

他吃惊地“啊——”了一声。

谢慕以为是屋子里两幅没有干透的油画颜料碰到了他身上。“小心，那两幅画没干透，小心颜料弄到身上。”

扭过来那一侧雪白的脖颈上又刚好没有任何瑕疵，单鸿途小心地注意着未干的颜料，心里却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这真是一个一半魔鬼一